

海軍白恐的見證：左營「三樓」研究

撰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杜正宇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 許劍虹

摘要

今左營大路 254 號到 262 號的「三樓」，竣工於 1931 年。建物的二、三樓原為蓬萊閣酒家，戰後改為「三樓冰茶室」。約 1949 年 8 月至 1952 年 11 月前租用「三樓」的單位為海軍臺灣工作隊。1952 年 11 月至 1954 年 3 月租用「三樓」的單位為海軍偵查臺。初期作為辦公室，後期則為該臺官兵之宿舍。

本研究除原始檔案及參考文獻外，亦訪問多位海軍白恐的當事人、左營耆老和文史研究者。透過研究得知，「三樓」是集中管理、訊問嫌犯和轉運他地的「交通站」。受難者通常在此停留一至數天，然後押運至鳳山或臺北，但亦有人拘留後釋放。

關鍵詞：海軍、白色恐怖、三樓、左營、高雄

投稿日期：2024 年 10 月 7 日
接受日期：2025 年 3 月 24 日



A Memorial Site of ROC Navy White Terror: Research of the Three-Storey Building in Zuoying

Cheng-Yu Tu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amuel Hui

MA in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Located at No.254 to No.262, Zuoying Avenue, the Three-Storey Building was completed in 1931. The 2nd and 3rd floors were decorated as Penglai Pavilion, a hostess club,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fter WW2, even the 3rd floor became a tea shop, the function was similar with Penglai club. From Aug., 1949 to Nov., 1952, a ROC Navy Intelligence unit, Taiwan Task Force, rent this place. From Nov., 1952 to Mar., 1954, another Navy unit, Investigation Brigade, used it as an office, then a dormitory.

The authors collected archives, reference materials, and interview both victims of the Navy White Terror and elders who lived in Zuoying. One of the main findings is that: the Three-Storey Building was used by Navy as a detention facility for interrogating and transferring suspects. The prisoners usually stayed here for one or several days, then were escorted to detention units in Taipei or Fengshan. However, some people would be released if they were lucky.

Keywords: ROC Navy, White Terror, Three Floors, Zuoying, Kaohsiung

- 壹、前言
- 貳、海軍白色恐怖
- 參、戰前「三樓」建築與戰後海軍租用經過
- 肆、「三樓」的作用與加害者
- 伍、結論

壹、前言

戰後臺灣白色恐怖研究已蔚然成林。根據蘇瑞鏘的研究，前人研究可分為四大類型：（一）史料探討；（二）案件分類：如通論分析、省工委會等傾共案件、壓制反對運動的民主案件、言論案件、族群案件、其他包括孫立人案、情治內鬥、冤假錯案等；（三）處置流程：如威權體制、戒嚴時期的惡法、情治機關的不當作為、軍事審判、總統核覆與執行；（四）轉型正義：如檔案徵集與開放、受害者的平反、加害究責、國際比較、記憶保存如透過博物館等方式，保存人權侵害的歷史記憶。¹ 惜在記憶保存層面，特別是人權遺址研究方面，相關的成果累積較少，近年的探討對象僅及於鳳山招待所、綠島監獄、安康接待室等。²

根據海軍總部因應《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而進行之調查，海軍白恐起源於 1949 年 2 月的重慶艦叛逃事件，而 5 月的永興艦叛亂案更導致海軍總部（總司令桂永清）電令各單位肅清匪諜，引發許多羈押、審訊、不當處決情事。後續則 7 月成立鳳山招待所、9 月初於彰化員林成立反共先鋒訓練營（自 1949 至 1952 共收訓三期），而左營「三樓」已知最早的紀錄則為 8 月初被關押於「三樓」的曾耀華。³ 海軍統計自 1949 至 1955 年底前，前述受押（訓）海軍人員，資料曾登載於兵籍表或於

1 蘇瑞鏘，〈戰後臺灣白色恐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26（3）（2019），頁 139-180。

2 如毛扶正等口述，顧超光調查研究撰文，黃旭初主編，〈斷訊·無線電信所：解密鳳山招待所〉（高雄：高雄市歷史博物館；春暉，2015）；陳瑞琪、潘宗億，〈「綠島監獄島」之記憶空間變遷探討〉，《臺灣文獻》，69（4）（2018），頁 133-168；蘇慶軒、張維修，〈臺灣威權統治時期調查局安康接待室的設置與運作（1974~1987）〉，《國史館館刊》，82（2024），頁 147-206。

3 曾耀華，〈曾耀華回憶錄〉，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典藏編號：001034（頁 5、14、61-99、266-267）。資料檢索日期：2024 年 10 月 18 日。網址：<http://ndweb.iis.sinica.edu.tw/TWM/Public/content/story/collectable.jsp?pk=1034>。

經歷欄註記，受難者合計至少 1,196 人。⁴

論及 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的海軍白色恐怖案，人們首先會想到的是鳳山海軍招待所，但對位於今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 254 號到 262 號的「三樓冰茶室」（以下簡稱「三樓」），⁵在海軍白色恐怖期間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似乎就少為人知。就連曾經被關押在「三樓」的親歷者，都對自己為何被關押於「三樓」而有不同的說法。有些受害者認為在「三樓」的待遇還算輕鬆，但也有人將其與二戰末期由汪精衛政權在上海成立的特務機構「76 號」相提並論。如徐學海就曾形容：「每提及『三樓』，就像敵偽時代上海灘 76 號，同具懾人魂魄的功能。」⁶

過往對「三樓」的探討並不多。國家人權博物館出版之《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蹟點調查案總結報告書》，性質為全臺地點普查。或許是範圍較廣，又係初步調查，以致「三樓」之歷史考證內容較為扼要。⁷該報告雖點出「三樓」為「交通站」，但是否如此，仍待比對曾關押於此的受難者遭遇、押運者情況，以及屋主親友對「三樓」內部空間運用的指認。此外，該報告亦云「三樓」的主官，有些受害者指為黃開元，也有人認為是董行健。⁸那麼，加害者究竟為黃還是董？兩人的來歷與後來的下落亦有待探討。至於海軍租用後管理「三樓」的單位，臺灣省文獻會記載為海軍總部政治部情報工作大隊，⁹人權館前述之報告則認為可能是海軍情報隊或臺灣工作隊，可見又是眾說紛紜。至於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本文認為或許是因為這些訊息都來自受難者的回憶，難免有落差。若想釐清單位與主官，仍應輔以軍方檔案。而國防部國軍史政檔案亦有不少與「三樓」有關之卷宗，可供探討。其他值得研究的問題還包括：「三樓」建於何時？何人所建？作

4 溫在春、盧龍昌，〈啟封四十年代海軍白色恐怖案〉，《大海洋詩雜誌》，98（2018），頁 138-140。

5 張維修計畫主持，〈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蹟點調查案（口述歷史、現況基礎資料及人權地圖建置）總結報告書〉（臺北：國家人權博物館委託，2015），頁 45。

6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臺灣地區戒嚴時期 50 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五）》（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頁 21；許劍虹於臺北市民生社區訪問仇家彪先生，2019 年 5 月 28 日。76 號為汪精衛政權麾下的情治機構，全名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務委員會特工總部」，因位於上海極斯非爾路 76 號而得名。專門以殘酷手段整肅重慶及延安派往淪陷區活動的地下工作者。參見郭冠佑，〈記憶與真實：抗戰到內戰時期處於夾縫中的基層偽軍口述歷史之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18），頁 84。

7 張維修計畫主持，〈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蹟點調查案（口述歷史、現況基礎資料及人權地圖建置）總結報告書〉，頁 46。

8 同上註，頁 46。

9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臺灣地區戒嚴時期 50 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五）》，頁 21。

何用途？戰後情況，以及海軍為何選用此地？

本研究除了檔案、文獻與回憶錄外，亦訪問多位海軍白恐的當事人，包括胡子丹、仇家彪、陳降任、徐學海；屋主親友吳登波；左營文史研究者如廖德宗，以及左營海軍眷村耆老如吳忠誠等人。期能透過史料與受難者的回憶，對左營大路「三樓」進行探索。

貳、海軍白色恐怖

1950 年代海軍白色恐怖爆發的導火線，緣於 1949 年 2 月到 11 月之間發生的數起海軍艦艇叛變事件，其中又以 2 月 25 日的重慶號叛變影響最大。¹⁰ 海軍白恐的主事者桂永清，早年與戴笠、賀衷寒等人並列國民黨十三太保，成立藍衣社（後改稱復興社）。領導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戴笠涉入國民政府時期的情報工作，為人熟知。未料後起之秀桂永清，在政府遷臺後竟成海軍總司令、參謀總長。¹¹ 海軍白恐時期，桂永清秉持寧可錯殺，不可放過的態度，採取強硬手段，整肅有匪諜嫌疑者，以防止海軍艦艇投共。¹² 海軍總司令部遷至左營前後，軍方大舉清查，除了懲治匪諜，也牽連變節者仍在海軍服役的直系親屬。如 1949 年 4 月 6 日起義失敗的崑崙號運輸艦，艦長沈彝懋與其被中共吸收的兒子沈勳一起在左營被槍決。¹³ 但沈彝懋另一個在海軍官校就讀的兒子沈白並未涉入，後來仍被槍決。¹⁴ 又如美頌號艦長毛卻非的弟弟毛扶正，也同樣在 1949 年 10 月 19 日晚間與哥哥一起在艦上被捕。¹⁵ 他雖然沒有像沈白一樣死於非命，但還是被帶到鳳

10 可參考張力，〈追擊「重慶艦」〉，收於麥勁生編，《近代中國海防史新論》（香港：三聯書店，2017），頁 372-395；姚開陽，〈1949 年中華民國海軍艦艇叛變原因〉，《國史館館刊》，64（2020），頁 79-110。

11 局外人，〈戴笠與十三太保〉（臺北：獨立作家，2013），頁 23-27、52。

12 〈中訓艦中校艦長曾耀華〉，收於戒嚴時期海軍蒙冤退役袍澤聯誼會編，《中華民國海軍蒙冤退役袍澤蒙冤事實陳述書彙編》（臺北：中華民國海軍蒙冤退役袍澤聯誼會，1999）；實引自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典藏編號：001035，頁 23。資料檢索日期：2024 年 10 月 18 日。網址：<http://ndweb.iis.sinica.edu.tw/TWM/Public/content/story/collectable.jsp?pk=1035>。

13 國防部海軍總司令部，〈沈彝懋、張德生等叛亂案〉（1949 年 10 月 7 日至 1955 年 1 月 13 日），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案編號：A305410000C/0038/1571/01。

14 姚開陽，〈1949 年中華民國海軍艦艇叛變原因〉，頁 92。

15 國防部海軍總司令部，〈毛卻非等叛亂案〉（1949 年 10 月 20 日至 1953 年 8 月 11 日），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案編號：A305410000C/0038/1571/04。

山招待所逼供後，前後關押了五年。¹⁶

至於意圖投共失敗後，被押解到臺灣的海軍官兵，往往不會先送到「三樓」，而是抵臺後就送進鳳山招待所接受審訊。如沈彝懋、毛卻非叛變事件的與事者，包括毛扶正在內，都沒有在「三樓」待過。未隨艦投降的官兵則較少遭到迫害，如陳降任與仇家彪等前重慶號軍艦官兵。又如重慶號叛變時，已經被桂永清保送到海軍官校受訓的仇家彪，既沒有投共想法也不在艦上。¹⁷ 陳降任則云，他知道海軍白恐，但未因此受害。據他所知，其他來臺的前重慶號官兵也沒有受到影響。¹⁸ 仇家彪仕途平順，後來成為經濟部長孫運璿的英文秘書，平安度過白恐時代。¹⁹ 這或許是因來臺的前重慶號官兵，並未隨艦投共，排除了共黨嫌疑，仍被分發到不同的海軍單位服役。

重慶號軍艦叛逃後，英國皇家海軍曾特別詢問該艦官兵是否多為華北籍？思想如何？²⁰ 張力認為，英國海軍的問題來自：河北、山東與山西等華北省分在二戰末期已是 8 路軍有效控制的地區，從這些地方出來的青年都可能受到共黨影響。²¹ 而海軍白色恐怖受難者中，亦有來自華北的官兵。如 1950 年被判刑 12 年的永脩號掃雷艦槍砲兵吳金良，就出生河北省肅寧縣。吳金良自述，他成長於中共的根據地：「我們老家抗日的軍隊，叫八路軍。」甚至吳金良的父親，在戰時亦是替中共蒐集情報工作的地下黨員。²² 從這個角度來看，吳金良被逮捕似乎是有某種道理的，在那個杯弓蛇影的時代，這些因素都會導致被捕。

此外，白色恐怖時期遇難的北方人也未必都來自共軍根據地。如出身北平的中訓

16 曹欽榮採訪、修稿，林芳微、蔡宏明、曹欽榮轉稿，〈烽火中的家——毛扶正訪談紀錄（上）〉，收於毛扶正等，〈看到陽光的時候：白色恐怖受難文集 第二輯〉（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4），頁 9-49。亦可見於「2011 綠島·和平·對話」網站。網址：<https://2011greenisland.wordpress.com/>。

17 許劍虹於臺北市民生社區訪問仇家彪先生，2019 年 5 月 28 日。

18 許劍虹於臺北市大安社區訪問陳降任先生，2019 年 5 月 18 日。

19 許劍虹於臺北市民生社區訪問仇家彪先生，2019 年 5 月 28 日。

20 張力，〈追擊重慶艦〉，頁 387。

21 張力，「海軍與 1949 年國共戰爭」演講（2019 年 5 月 16 日）。主辦：國史館；地點：國史館 4 樓大禮堂。網址：<https://onlinecourses.drnh.gov.tw/News/Detail?NewsId=683899f9-fa9e-4691-8436-4a2fdd801f3c>。

22 吳金良，〈一個小人物坎坷的一生〉；實引自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典藏編號：001032（頁 4、6）。資料檢索日期：2024 年 10 月 18 日。網址：<http://ndweb.iis.sinica.edu.tw/TWM/Public/content/story/collectable.jsp?pk=1032>。刊載於曾耀華，〈曾耀華回憶錄〉；實引自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典藏編號：1034（頁 5、14、61-99、266-267）。資料檢索日期：2024 年 10 月 18 日。網址：<http://ndweb.iis.sinica.edu.tw/TWM/Public/content/story/collectable.jsp?pk=1034>。

號戰車登陸艦艦長曾耀華，早在中日戰爭前就離開故鄉投考馬尾海軍學校，與八路軍毫無淵源。但北方人加上馬尾系的雙重身分，曾耀華仍在 1949 年 8 月初成了「三樓」的座上客。對於被桂永清加害的冤屈，他認為自己官階中校又是艦長，遂絕食三日抗議。但曾依然忠於國家，甚至在被拘禁四個月獲釋後，他還完成了包括海南島撤退等重大任務。²³

海軍馬尾系從 19 世紀起接受英國訓練，馬尾海校因為受英國教育影響有著強烈的菁英色彩，心態上瞧不起其他海校出身的同儕，加上閩系從北洋水師覆滅之後就主導北京之海軍部，排擠其他派系而造成彼此的矛盾。²⁴

重慶號投共之後，英國海軍強行把援華的靈甫號驅逐艦收回。此舉似乎惹惱了桂永清，整肅也擴及留英的海軍官兵，尤其是馬尾系的軍官。於是靈甫艦艦長鄭天杰，也含冤被送到「三樓」。²⁵ 鄭畢業於馬尾海校，戰後奉派漢口海軍巡防處處長，負責漢口日海軍與汪偽海軍的接收工作，為戰後中華民國海軍的發展立下汗馬功勞。²⁶ 但讓鄭天杰難以想像的是，他居然也成為桂永清整肅的對象。

不過，海軍白恐期間遭整肅者，並非僅有馬尾系、北方人或者曾派往英國受訓者。如畢業自中央海軍訓練團第 5 期的胡子丹，就是南方的安徽人，於青島接受美國海軍訓練。胡子丹身為新海軍，還自認是桂永清「嫡系中的嫡系」。²⁷ 但他卻同樣遭迫害，被送進「三樓」。原因僅是一位被懷疑為匪諜的同學宋平，從香港寫了一封信詢問胡子丹的下落。同案被捕的同學還有陳明誠、李鵬、王永久與鄔益昆等人。²⁸

被整肅者以海軍官校第 36、第 37 及第 38 年班的學生為主。根據仇家彪的回憶，最

23 曾耀華，《曾耀華回憶錄》；實引自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典藏編號：1034（頁 5、14、61-99、266-267）。資料檢索日期：2024 年 10 月 18 日。網址：<http://ndweb.iis.sinica.edu.tw/TWM/Public/content/story/collectable.jsp?pk=1034>。

24 姚開陽，〈1949 年中華民國海軍艦艇叛變原因〉，頁 83。

25 陸寶千、官曼莉，《鄭天杰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頁 17-20、121。

26 〈汾陽軍船上校艦長鄭天杰（遺書）〉，收於戒嚴時期海軍蒙冤退役袍澤聯誼會編，《中華民國海軍蒙冤退役袍澤蒙冤事實陳述書彙編》；實引自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典藏編號：001035（頁 10）。資料檢索日期：2024 年 10 月 18 日。網址：<http://ndweb.iis.sinica.edu.tw/TWM/Public/content/story/collectable.jsp?pk=1035>。

27 許劍虹於臺北市國際翻譯社訪問胡子丹先生，2019 年 2 月 23 日。

28 國防部海軍總司令部，〈陳明誠、胡子丹、李鵬、王永久、鄔益昆等案〉（1950 年 9 月 1 日至 1975 年 7 月 11 日），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案編號：A305410000C/0039/1571/06；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 3212 天》（臺北：國際文化，2009），頁 42-43。

慘烈的是 37 年班。²⁹ 當時的海官校長魏濟民，畢業於馬尾海軍學校航海科第五屆，被視為最後一代的馬尾海軍。時任海官教育主任的鄧兆祥，則是 36 至 38 年班學生的導師，後調為重慶號艦長，竟叛變投共。³⁰ 鄧兆祥的叛變，讓桂永清有足夠的理由整肅海軍的馬尾派系。1949 年 5 月 1 日，永興號掃雷艦航海官陳萬邦，與幾名潛伏分子試圖奪取軍艦開往東北投共。他們殺害了拒絕投共的艦長陸維源，激怒了艦上官兵，³¹ 陳萬邦等叛徒在艦上被擊斃或自殺。陳是湖北恩施人，在貴州桐梓的馬尾海校入學，後併入中央海校 37 年班。³² 永興艦事件發生後，桂永清竟因此逮捕 36、37 年航海科及 37 年班部分輪機科的學生。官校校長魏濟民亦被桂永清召至上海開會，旋即被拘押。³³ 失去校長保護的海官學生便遭到桂永清滅頂般的整肅。

海軍官校 39 年班畢業，海軍第一位臺籍上將郭宗清回憶當時的恐怖情景：

39 年班學生在校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由 36 年班的學長擔任我們的區隊長。在廈門時，自校長魏濟民以下，學生隊區隊長以及好幾個學生遭到逮捕。有時清晨起床，發現隔壁床的同學不在，原來是夜間被抓走了，使人產生恐懼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來抓人、下一個被抓又是誰。這都是因為有人告密，有時還挾著私人恩怨，造成那段時間學生人心惶惶，十分浮躁；還有同學冒著生命危險開小差，離開學校就一去不回了。學校搬到臺灣，四面臨海，無處可逃，無法開小差，還是不時會有人被抓走。我還記得政戰部的人來突襲檢查，要求每個學生相隔幾公尺劃一個圓圈，站在圓圈裡，把口袋中的東西全部掏出來放在地上，由政戰人員檢查；也派人同時在教室、寢室進行搜查，若是被發現閱讀左傾的書刊，或者書信中有發牢騷的字句，就會被認為思想有問題。³⁴

29 仇家彪，《血歷史：從英國海軍到孫運璿的英文顧問之路》（臺北：獨立作家，2011），頁 66。

30 林傳凱主筆、張茂桂潤飾、賴奇郁協助，《臺灣五零年代海軍白色恐怖案件》，頁 3；實引自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資料檢索日期：2024 年 10 月 18 日。網址：<http://ndweb.iis.sinica.edu.tw/TWWM/Public/pdf/navy.pdf>。

31 徐學海，〈海軍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案始末（下）〉，《傳記文學》，110（2）（2017），頁 74。

32 少尉航海官陳萬邦、軍需官朱季剛遭擊斃；電信兵徐英祥與方溫祥自殺。參見姚開陽，〈1949 年中華民國海軍艦艇叛變原因〉，頁 96。

33 毛扶正等口述，顧超光調查研究撰文，黃旭初主編，《斷訊，無線電信所：解密鳳山招待所》，頁 33-34。

34 許瑞浩、陳世宏，《大風將軍：郭宗清先生訪談錄（上）》（臺北：國史館，2011），頁 194。

海官 41 年班畢業的仇家彪回憶，他本人雖不是白恐時期的整肅對象，但海軍官校還在廈門的時候，就有數名 37 年班學長被裝到麻布袋丟入海中淹死。仇家彪表示，他對此事印象非常深刻，因為被丟到海裡的學長中就包括了他的區隊長。³⁵ 根據顧超光的研究，被丟入海中的其中三人為楊樹仁、虞澤淞與郭志海。³⁶ 沈天羽則以 37 年班航海科的 28 名學生為例，除了遭殺害的 5 名同學與叛變者陳萬邦外，隨重慶艦留大陸者 1 人，因恐懼將遭整肅而留在家鄉的則有 8 人。其餘 12 人，除 1 人外均曾遭扣押。³⁷ 38 年班學生亦有人曾被送進左營「三樓」。如 1949 年 12 月 15 日深夜，左營海軍官校 13 名 38 年班學生在情治人員監控下，用卡車載往「三樓」登記，接著再送往海軍鳳山招待所羈押。³⁸

參、戰前「三樓」建築與戰後海軍租用經過

「三樓」竣工於 1931 年，由黃查某、詹瑞恭、卓樹林與吳香四人集資興建。「三樓」建物為五連棟，以三層樓得名。二、三樓開設「蓬萊閣」酒家。第二層樓的格局是五間有隔間的房間，有走道相連，近樓梯的房間為廚房，其餘四間為客人飲酒作樂之地。第三層樓則五間全打通，可作為宴會廳使用。根據吳香之子吳登波的回憶，對著「三樓」正面，日治時期最左方邊間為吳香所有，一樓經營理髮店；隔鄰為詹瑞恭所有，一樓經營腳踏車店；中間為黃查某所有，一樓為日產生命保險株式會社之左營庄代理店；黃家右鄰為卓樹林所有，一樓開設冰店；最右方邊間亦為黃查某所有，為五間之中唯一設有樓梯可通往二、三樓之處，為蓬萊閣之入口。³⁹

35 許劍虹於臺北市民生社區訪問仇家彪先生，2019 年 5 月 28 日。

36 毛扶正等口述，顧超光調查研究撰文，黃旭初主編，《斷訊·無線電信所：解密鳳山招待所》，頁 35。

37 沈天羽，《海軍軍官教育 140 年》（下冊）（臺北：海軍司令部，2011），頁 708。

38 毛扶正等口述，顧超光調查研究撰文，黃旭初主編，《斷訊·無線電信所：解密鳳山招待所》，頁 35。

39 杜正宇於楠梓吳宅訪問吳登波先生，2020 年 9 月 29 日；杜正宇透過通訊軟體訪談廖德宗先生，2020 年 10 月 2 日；社團法人高雄市舊城文化協會，〈左營三樓冰茶室建築基礎調查計畫報告書〉（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委託，2020），頁 20、27-28。



圖 1 日治時期的左營三樓

圖片來源：廖德宗先生根據耆老訪談，並委託畫師製作，提供本文使用。



圖 2 位於今左營大路的「三樓冰茶室」

圖片來源：杜正宇拍攝（2019 年 5 月 1 日）。



圖 3 「三樓冰茶室」之「三」字已傾圮、「室」字已殘泐

圖片來源：杜正宇拍攝（2019 年 5 月 1 日）。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三樓」曾一度被日本海軍徵用為慰安場所，裡面的女子以朝鮮人為主，日本海軍士官可憑票進入。⁴⁰ 二戰結束後，黃查某的兒子黃進發，以 45 萬元把其他三間也買下來，成為這座五連棟建築的唯一屋主，根據土地轉移資料，此事應在 1946 年。⁴¹ 後來，黃進發將原蓬萊閣改為「三樓冰茶室」，顧客包括左營地方人士和海軍人士、警察人員等，以外省人居多。⁴² 因建築正上方中央處鑲嵌「三樓冰茶室」文字而有「三樓」別稱。⁴³

海軍於 1949 年初在左營成立海軍駐臺辦事處，遴選宋鐸少將為辦事處主任。這項任命，意味著內戰的失利，海軍開始將重心轉移到臺灣。同年 5 月，海軍總司令部也從南京遷至左營，正式開啟海軍的臺灣時代。⁴⁴ 而是年，「三樓」亦已為撤退到臺灣的海軍租用。已知較早被關入「三樓」者為前海軍上校曾耀華，據他回憶，他被逮捕並送到「三樓」審訊時為 1949 年 8 月初。⁴⁵ 可見，至少在 1949 年 8 月時，「三樓」已租給海軍使用。同為海軍白色恐怖機關的鳳山招待所，則成立於 1949 年 7 月，時間點與「三樓」相近。⁴⁶

「三樓」的使用單位，過去有兩種說法：海軍總司令部情報處之下的海軍情報隊或臺灣工作隊。主官也存在不一樣的記載，有些受害者指為黃開元，也有人認為是董行健。⁴⁷ 根據臺灣省文獻會的記載，「三樓」的名稱為海軍總部政治部情報工作大隊，該大隊的直屬上司為掌管情報業務的海軍總部第 2 署（主管情報）第 1 處處長楊大猷。楊大猷與桂永清同為江西人，深受信賴。第 2 署第 1 處的主要業務，除保密防諜外，並對

40 杜正宇於楠梓吳宅訪問吳登波先生，2020 年 9 月 29 日。

41 同上註；土地轉移資料參見社團法人高雄市舊城文化協會，〈左營三樓冰茶室建築基礎調查計畫報告書〉，頁 15。

42 杜正宇於楠梓吳宅訪問吳登波先生，2020 年 9 月 29 日；杜正宇透過通訊軟體訪談廖德宗先生，2020 年 10 月 2 日；社團法人高雄市舊城文化協會認為三樓冰茶室出現於 1948 至 1949 年間，參見該會，〈左營三樓冰茶室建築基礎調查計畫報告書〉，頁 34。

43 張維修計畫主持，〈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蹟點調查案（口述歷史、現況基礎資料及人權地圖建置）總結報告書〉，頁 46。

44 國防部，〈建軍歷史〉，《國防部網站》。資料檢索日期：2024 年 10 月 18 日。網址：https://navy.mnd.gov.tw/AboutUs/About_Info.aspx?ID=11&CID=30002。

45 曾耀華，〈曾耀華回憶錄〉，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典藏編號：001034（頁 14）。資料檢索日期：2024 年 10 月 18 日。網址：<http://ndweb.iis.sinica.edu.tw/TWM/Public/content/story/collectable.jsp?pk=1034>。

46 毛扶正等口述，顧超光調查研究撰文，黃旭初主編，〈斷訊，無線電信所：解密鳳山招待所〉，頁 37。

47 張維修計畫主持，〈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蹟點調查案（口述歷史、現況基礎資料及人權地圖建置）總結報告書〉，頁 46。

海軍官兵進行思想管控。自認是桂永清愛將的楊大蘇曾對外表示，他任處長的職務是蔣介石親自任命，地位如同部長。⁴⁸顧超光等則認為實際管理「三樓」的主官先由董行健擔任，繼任者為黃啟先。董行健與黃開元，實際上為「三樓」的先後主官。⁴⁹受難者胡子丹則指認董行健、黃開元兩人都是海軍白恐期間主要的加害者。⁵⁰

不過，上述說法應當修正。楊大蘇於 1950 年 12 月時為海軍總部政治部第四組上校組長，因破獲匪諜鄭臣嚴、陸效文等案有功，曾受勳獎。當時的海軍臺灣工作隊中校隊長為黃開元、少校副隊長為陳強。⁵¹楊大蘇後來於 1951 年 7 月 15 日遭國防部免職。⁵²1952 年因貪汙嫌疑遭到調查，而海軍卻查無實證。當時海總的調查稱其為本部前四組組長，可見 1951 年時確已去職，⁵³且其官銜與文獻會的記載有所出入。至於海軍總部政治部情報工作大隊的名稱，亦與軍方檔案記載不符，起初承租「三樓」的單位為臺灣工作隊。該隊確實與楊大蘇任職之海部政治部第四組有關。當時，海總政治部四組有 17 個直屬保防組。⁵⁴四組所屬一至十七保防組、臺灣工作隊、調查室偵察組偵察臺等單位的槍枝均由政治部四組統領配發使用。但各隊所有槍枝合計僅 40 餘把，均為手槍。可見臺灣工作隊實際人數應該也不到大隊的規模。⁵⁵

筆者認為，戰後初期租用「三樓」的單位應為臺灣工作隊，⁵⁶即便保防業務和楊大

48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臺灣地區戒嚴時期 50 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五）》，頁 21。

49 毛扶正等口述，顧超光調查研究撰文，黃旭初主編，《斷訊，無線電信所：解密鳳山招待所》，頁 36。前註記作黃啟先，應是黃開元。

50 許劍虹於臺北市國際翻譯社訪問胡子丹先生，2019 年 2 月 23 日。

51 國防部，〈為本部最後破匪中央政治局社會部潛台組織鄭臣嚴陸效文兩案有功人員楊大蘇等請從優獎？由〉（1950 年 12 月 24 日），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檔號：40_341.1_3815_1_3。海軍總部，〈核頒楊大蘇等勳獎由〉（1951 年 1 月 31 日），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檔號：38_341.11_3010-12_7_3。

52 國防部軍法局，〈為查報楊大蘇等現職情形請鑒核〉（1952 年 7 月），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檔號：40_1571.3_2641_1_24。

53 海軍總部，〈一、貴組林監察官眷村留交本部調查關於本部前四組組長楊大蘇貪污瀆職部份經查各節案情均為民國三十七、三十八兩年所為，其案內容沒阮誠章積餘金及重領薪餉遲發三個月等因阮員於卅七年移交楊大蘇全部賬冊及情報處卅七年六、七兩月份官兵薪餉證明冊等，經調閱原〉（1952 年 12 月 10 日），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檔號：39_017.4_3815_1_55。

54 海軍總部，〈電復調查黃開元不法一案謹請鑒核〉（1951 年 8 月 30 日），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檔號：39_017.4_3815_5_50。

55 海軍總部，〈一、(40) 枝秀丙字第 237 號代電奉悉二、查本部政治部一至十七保防組台灣工作隊及調查室偵察組偵察台等單位槍枝均由本組統領配發使用三、本組所領槍枝號碼清冊業於卅九年九月廿一日操遠字第 940 號代電彙報在案四、特電請查照〉（1951 年 1 月 20 日），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檔號：39_780_3815-2_1_43。

56 如該隊隊員黃士達中尉於 1949 年 7 月至舟山海軍謀報組任工作員，謀報組返臺後黃士達即抵補臺灣工作隊隊員。可見當時已有臺灣工作隊之編制。海軍總部，〈電復調查黃開元不法一案謹請鑒核〉（1951 年 8 月 30 日），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檔號：39_017.4_3815_5_50。

蘇有關，但楊的軍職宜更正為海軍總部政治部第四組組長。1950年12月時，黃開元為臺灣工作隊隊長，而董行健在1951年初已是海軍總部第三署第三處副處長（支上校薪）。⁵⁷至1951年8月時，臺灣工作隊的隊長仍為黃開元中校。⁵⁸

1951年初，曾有人向國防部檢舉臺灣工作隊各種不法情事，參謀總長周至柔於8月令海軍總司令桂永清進行調查，桂永清雖多以查無實證各種開脫，但對照檢舉內容與調查稿的回應、受勳名單等，仍可大致整理臺灣工作隊的概況。臺灣工作隊的前身為海軍上海工作隊。1951年時的成員包括隊長黃開元、參謀易蔚林、組長張（引）智、隊員彭啟國上尉、隊員黃士達中尉（原為舟山海軍諜報組工作員）、隊員李誠中尉（兼四組第11保防組組員），以及隊員黃安國、駱（羅）平章、馬伯綱等人。該隊另有鳳山偵訊組，包括組長兼鳳山看守所所長劉斌、隊員王樹模、趙志宇（兼四組第10保防組組長）、武和軒（兼四組第10保防組組員）等人。⁵⁹

「三樓」早年地址為左營大街142號，於1952年11月改由海軍偵查臺承租，作為辦公室使用。該臺臺長為袁式謙中校。「三樓」先前由海軍臺灣工作隊承租，期間曾由該隊自行修建木質鉛皮屋頂之廚房、車庫一間。屋內則以甘蔗板隔間，以利使用。海軍偵查臺則租用至1954年3月，交回原業主。⁶⁰可見約1949年8月至1952年11月前的使用單位應為臺灣工作隊。1952年11月至1954年3月為海軍偵查臺。

海軍總司令部偵察臺位於海軍總部內，辦公室工程由周大同營造廠承作，合約簽訂於1951年4月11日。但在臺灣工作隊離開「三樓」後，該臺卻先後將辦公室、宿舍設於此地。目前可得的「三樓」租約相關文件，在1953年4月1日至1954年6月28日之

57 海軍總部，〈為檢發董行健貪防判決正本一份由〉（1951年1月27日），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檔號：39_628.4_4022_1_22。

58 海軍總部，〈電復調查黃開元不法一案謹請鑒核〉（1951年8月30日），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檔號：39_017.4_3815_5_50。

59 1951年1月6日之檢舉情資，收於海軍總部，〈電復調查黃開元不法一案謹請鑒核〉（1951年8月30日），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檔號：39_017.4_3815_5_50。隊員名單對照，參見國防部，〈為本部最後破匪中央政治局社會部潛台組織鄭臣嚴陸效文兩案有功人員楊大蘇等請從優獎？由〉（1950年12月24日），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檔號：40_341.1_3815_1_3。

60 海軍總部，〈為左營大街142號三樓宿舍退租遺留建築物處理情形請核示〉（1954年3月31日），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檔號：39_903.5_3815-5_9_50_00031798。海軍總部，〈為左營大街142號三樓宿舍退租遺留建築物處理情形請核示〉（1954年4月14日），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檔號：39_903.5_3815-5_9_51_00031798。

間。⁶¹「三樓」房東為黃進發，租金每月 510 元。⁶²租金來源為海軍服務總社。⁶³「三樓」頂層最初作為海軍偵察臺辦公室使用，但「三樓」之黃氏祖先神位及物件等照常安置，房東可每天參拜之。偵察臺租借「三樓」的原因是臺北營房取得困難，也未知是否會搬遷北部，於是暫時承租民房。1954 年 1 月，海軍副參謀長認為，左營軍區已有部分單位遷往臺北，現有營舍有調整空間，故偵察臺承租「三樓」作為該臺官兵 20 餘人之宿舍一事，並不妥當，⁶⁴應予退租，並將官兵遷往 172 電臺，⁶⁵而偵查臺在該年 3 月應已遷離。⁶⁶

至於「三樓」內部空間，吳登波時任舊城國小老師，因姊姊嫁給屋主黃進發，曾以探親名義在海軍白恐時期上去過「三樓」。他見到的「三樓」，整層並無隔間，保持連通，沒有床。而「三樓」僅有廁所，並無浴室。如需洗浴，需至樓下借用。「三樓」的中間是黃家的神明桌，海軍未作更動，保持原樣。僅原吳家持分建物的「三樓」空間，隔成兩至三個小房間。小隔間內，有一張大桌子，或為偵訊之處。⁶⁷

至於海軍情報單位會選擇「三樓」的原因，廖德宗認為：

一是事涉海軍的派系鬥爭，當然得選在軍區以外的地方。二是蓬萊閣為日式酒家建物，此商業建物仿照大稻埕的蓬萊閣，建物往道路內側退縮，前方是停車場，剛好是憲兵車、黑頭車的臨時停車場，不會因影響左營大路車流而被注意。三是三樓冰茶室在商業區，樓下隨時有人潮，對於被偵訊的人，有降低其戒心之效，相信海軍不會在那個地方作過激行為。⁶⁸

61 海軍總部，〈呈報左營大街 142 號三樓租金案已轉發檢呈支出計算表三份起鑒核由〉（1953 年 4 月 1 日），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檔號：39_903.5_3815-5_2_63。海軍總部，〈檢呈偵察台承租左營大街 142 號樓房租金計算表二份據請核備由〉（1954 年 6 月 28 日），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檔號：39_903.5_3815-5_9_57。

62 海軍總部，〈呈報左營大街 142 號三樓租金案已轉發檢呈支出計算表三份起鑒核由〉（1953 年 4 月 1 日），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檔號：39_903.5_3815-5_2_63。海軍總部，〈電請發給左營大街 142 號三樓租金由〉（1953 年 2 月 3 日），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檔號：39_903.5_3815-5_9_35。後卷為廖德宗先生調閱提供。

63 海軍總部，〈呈報左營大街 142 號三樓租金案已轉發檢呈支出計算表三份起鑒核由〉（1953 年 4 月 25 日），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檔號：39_903.5_3815-5_2_64。

64 海軍總部，〈為請遵批分配偵察台官兵宿舍查照惠辦並復由〉（1954 年 2 月 1 日），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檔號：39_903.5_3815-5_9_47。

65 海軍總部，〈左營大街 142 號三樓宿舍應予退租由〉（1954 年 3 月 11 日），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檔號：39_903.5_3815-5_9_49。

66 海軍總部，〈為左營大街 142 號三樓宿舍退租遺留建築物處理情形請核示〉（1954 年 4 月 14 日），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檔號：39_903.5_3815-5_9_51。

67 杜正宇於楠梓吳宅訪問吳登波先生，2020 年 9 月 29 日。

68 杜正宇透過通訊軟體訪談廖德宗先生，2020 年 10 月 2 日。

本文則認為，「三樓」鄰近海軍軍區，又位於交通要道，往來便利；加上租用前之顧客亦多海軍人員，為人熟知，易於在徵詢場地時被納入考量。相信這些也是海軍租用的考量因素。

肆、「三樓」的作用與加害者

胡子丹認為，「三樓」是海軍官兵被送往鳳山招待所前，先集中管理的「交通站」。⁶⁹胡於 1949 年 12 月 3 日被捕，在「三樓」等待命運時，並未遭到皮肉之苦或精神摧殘。胡子丹回憶，他剛被送到「三樓」時，

汽車果然停在「三樓」前，坐在駕駛位側的獵人轉頭對我說，請上「三樓」去，「三樓」有人招呼你，兩名衛兵跟著我後面，車子開走了。想當然，他們一定如法炮製，又去誘捕別人。樓上已經有了五、六名我們同學，一見就招呼：「哈！小胡來了，奇怪，小胡沒參加同學會，怎麼也來了？」衛兵把門帶上，外面一定有人看守，可是，面對街上的窗子是開著，好像料準了我們這些獵物不會飛出牢籠。⁷⁰

胡子丹與 5 至 6 名中央海軍訓練團的同學，在「三樓」等待的時候還有說有笑，甚至還有人消遣著說，海軍把自己人關起來以後，未來恐怕沒有人能發動中字號或美字號等軍艦。也因為彼此閒聊，胡子丹才曉得自己是因捲入宋平組織「同學會」的案件被牽連。但這個同學會的性質是什麼，與中國共產黨有何關聯，他卻一無所知。直到 1950 年 9 月 2 日，他被轉移到左營軍區軍法處看守所，在看守所經歷過兩次開庭，但因在不省人事的情況下蓋了手印，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軍法處宣布有罪而已。判決書上，如此陳述了他的罪狀：「胡子丹自難諱稱不知其事，既知而不報……，應以共同為叛徒搜集軍

69 許劍虹於臺北市國際翻譯社訪問胡子丹先生，2019 年 2 月 23 日。

70 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 3212 天》，頁 40。



事上秘密罪，分別量情論處。」⁷¹

人權博物館的調查認為受難者會在此「過水」一至三天，⁷²而鄭天杰就是如此，只待了一天一夜，但他被轉送的地方並非鳳山，而是臺北。原靈甫艦艦長鄭天杰，撤至臺灣後擔任汾陽號驅逐艦上校艦長，1949年10月底，鄭與其妻寄宿於屏東臺糖宿舍，被情治人員帶走偵查。調查人員告訴鄭，他的妻子是情報人員，精於槍法。次晨，兩人被送往左營「三樓」。海軍情報人員審訊整日後，當晚便請鄭太太離開。翌日，鄭被帶往臺北拘禁，偵訊人員告知，有人密告鄭天杰與趙梅卿在臺中「天外天」飯店，企圖要炸毀基隆港務局。⁷³曾耀華則是在「三樓」地板上睡了三天後被送往鳳山招待所。⁷⁴

移送嫌疑人的工作由臺灣工作隊的隊員擔任，如1950年12月8日、15日、25日，就分別由該隊黃士達、李誠、黃安國等人押解人犯赴臺北，李誠另前往臺中查案。受難者除海軍人員外，也及於情治人員。被關押者除男性外，也包括女性。羈押理由也不一定有匪諜嫌疑。如青島海校畢業的張伯榮是因玩弄婦女、敗壞軍紀；該隊隊員駱（羅）平章則是違反了國防部對尉官不准結婚的命令；海軍情報處女性工作員楊文華亦因案羈押於鳳山。⁷⁵

也有人在「三樓」被拘留一個月後釋放。如與鄭天杰同案的趙梅卿，時任第3軍區第2組上校組長，無端被按上密謀破壞基隆港的罪嫌，於1949年10月31日被捕，和鄭天杰一起遭到指控，被押解到延平南路的保密局看守所訊問。之後，趙被轉往桃園某

71 胡子丹，〈活著真好：胡子丹回憶錄〉（臺北：國際文化，2018），頁159-160、182。胡子丹被判刑原因為叛亂，判決書引文參見國防部海軍總司令部，〈陳明誠、胡子丹、李鵬、王永久、鄺益昆等案〉（1950年9月1日至1975年7月11日），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案編號：A305410000C/0039/1571/06。

72 張維修計畫主持，〈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蹟點調查案（口述歷史、現況基礎資料及人權地圖建置）總結報告書〉，頁45。

73 陸寶千、官曼莉，〈鄭天杰先生訪問紀錄〉，頁121-122；〈汾陽軍船上校艦長鄭天杰（遺書）〉，收於戒嚴時期海軍蒙冤退役袍澤聯誼會編，〈中華民國海軍蒙冤退役袍澤蒙冤事實陳述書彙編〉；實引自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典藏編號：001035（頁12）。網址：<http://ndweb.iis.sinica.edu.tw/TWM/Public/content/story/collectable.jsp?pk=1035>。

74 〈中訓艦中校艦長曾耀華〉，收於戒嚴時期海軍蒙冤退役袍澤聯誼會編，〈中華民國海軍蒙冤退役袍澤蒙冤事實陳述書彙編〉；實引自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典藏編號：001035（頁22-23）。網址：<http://ndweb.iis.sinica.edu.tw/TWM/Public/content/story/collectable.jsp?pk=1035>。

75 海軍總部，〈電復調查黃開元不法一案謹請鑒核〉（1951年8月30日），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檔號：39_017.4_3815_5_50。

民房看管多月，⁷⁶ 1950 年 8 月 31 日送至左營「三樓」，由隊長黃開先（應是黃開元）負責看管，於 9 月 30 日獲釋。趙離開「三樓」後，桂永清還先讓他放假休息一段時間後，才要他到艦隊訓練部服務。⁷⁷ 若依趙梅卿的經歷，「三樓」除了作為交通站，也是短期拘留的場地。前述之張伯榮後來也為黃開元釋放，⁷⁸ 亦是一證。

仇家彪並非白恐受害者，但他的同學，如曾經一同赴英國接收重慶號巡洋艦的陶希禹，就曾被抓到「三樓」。仇回憶，陶希禹 1948 年隨重慶號返國後就離開海軍，並未跟著重慶艦一同投共。1949 年，陶經香港來到臺灣，是因為過去「逃兵」的紀錄，被帶到「三樓」調查。當時，仇家彪曾親自到「三樓」探望他，仇認為，「三樓」的整體氛圍並不讓人感到緊張。「三樓」裡的情治人員與一般的軍人不一樣，身上沒有穿任何軍裝，但腰上配著手槍。得知仇家彪要探望友人，這些情治人員並未露出任何敵意或不耐煩的態度，反而還對其非常友善。成長於上海的仇家彪，要等到回到海官以後才知道「三樓」在某些海軍官校學生眼中是一個恐怖的地方。但在仇家彪眼中，真正讓他不寒而慄的還是「會打人」的鳳山招待所。後來仇家彪聽說陶希禹被釋放，但沒有返回海軍服役。⁷⁹ 雖然在「三樓」時沒被體罰，但胡子丹還是多少能感受到恐怖氛圍：「已經超過了十二點，有人乾脆閉目養神；有人盤算著如果現在放人，還可以趕去高雄看場電影，還有人擔心會不會不分青紅皂白被活埋掉。」⁸⁰

海軍租用期間，「三樓」樓下一樓的 4 間店面仍持續營業，不受影響。夜間，興隆戲院就在「三樓」建物旁，加上又是左營的商業街，人來人往。而二樓住著黃家，海軍

76 此桃園民宅或為有「天牢」之稱的徐氏古厝。根據孫立人將軍秘書黃珣、黃正姊妹的回憶，徐家老宅是在南崁；而當年擔任保密局偵防組組長的谷正文則指出，那是桃園龍潭的「徐氏祠堂」，屬於保密局的三個看守所之一，所長姜達緒。參見楊翠，〈女性與白色恐怖政治事件〉，收於陳志龍、邱榮舉、倪子修總編輯，〈臺灣人權與政治事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2006），頁 427 之註 51。若依近年（2023）的調查及報導，此徐崇德之祖厝應在蘆竹。參見〈桃園徐厝 曾經的秘密監獄〉。資料檢索日期：2025 年 2 月 1 日。網址：<https://vocus.cc/article/647aa098fd89780001e805f7>。

77 〈第三軍區第二組上校組長趙梅卿（遺書）〉，收於戒嚴時期海軍蒙冤退役袍澤聯誼會編，〈《中華民國海軍蒙冤退役袍澤蒙冤事實陳述書彙編》〉；實引自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典藏編號：001035（頁 14-15、18）。資料檢索日期：2024 年 10 月 18 日。網址：<http://ndweb.iis.sinica.edu.tw/TWM/Public/content/story/collectable.jsp?pk=1035>。

78 海軍總部，〈電復調查黃開元不法一案謹請鑒核〉（1951 年 8 月 30 日），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檔號：39_017.4_3815_5_50。

79 許劍虹於臺北市民社區訪問仇家彪先生，2019 年 5 月 28 日。

80 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 3212 天〉，頁 43。



僅租用第三層的空間。若有人大聲喊叫，周遭均可耳聞。雖然馮馮留下了海軍人員在「三樓」被虐待、強暴的回憶，⁸¹但住在附近的左營耆老，多認為不太可能。⁸²

但黃開元及隊員的惡行惡狀確實被人檢舉，指稱該隊在外招搖撞騙、調戲婦女，左營高雄一帶住民多以土匪或野獸視之。鳳山偵訊組則被投訴虐待犯人、嚴刑逼供、強姦女犯、調戲婦女，甚至在鳳山海軍眷區利用職權，時予刁難。受害者獲釋時被迫簽下具結，聲明並無嚴刑逼供情事等。桂永清為回應檢舉所做的調查報告則對黃開元多所維護，各項指控多以查無實證簡單帶過。不過，海軍也多少承認了對臺灣工作隊調戲婦女、紀律不良的指控，認為該隊確實「紀律不佳，左營區民眾對其批評不甚良好，尤以晚間散漫，附近各茶室對各侍應生任意調笑、隨處可見」。至於嚴刑逼供、強姦婦女的指控，「海軍遍訪獲釋之人犯，據云前時嚴刑逼供間亦有之，並非人人如此。但於獲釋時迫具並無用刑逼供與不得暴露該組情形書，有自願切結則屬實情。至強姦女犯與調戲各情，因名譽與羞恥關係，遍訪未得吐露端倪」。⁸³

胡子丹認為，「三樓」的加害者，就是桂永清與陸軍特務。但「用陸軍整海軍」之舉完全錯誤：「這一些陸軍特務都是當時的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引進來的。桂永清在海軍總司令任內是功是過，我年幼階低，未知究底，不敢置喙。但是，在『用陸軍整海軍』這著棋上，顯然百分之百的錯。他不是自卑感太重，就是著了中共的道。他的隨身參謀徐時輔，後來還代表他當上總部上海辦公室副主任，就是共產黨員。」⁸⁴

如胡子丹所言，桂永清與中共黨員徐時輔稱兄道弟，甚至指派徐擔任海軍的重要職務，可見桂辨識匪諜的能力奇差。或許也因此，讓他手下的特務變成以「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個」的心態來整肅海軍，造成許多冤案。⁸⁵

81 張維修計畫主持，〈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蹟點調查案（口述歷史、現況基礎資料及人權地圖建置）總結報告書〉，頁 45。

82 廖德宗先生曾就此詢問三樓周遭耆老，並轉述筆者。杜正宇透過通訊軟體訪談廖德宗先生，2020 年 10 月 2 日。

83 海軍總部，〈一.40 註譯字第 0549 號密電計達 二.關於貴部台灣工作隊隊長黃開元不法嫌疑一案 三.希速將調查詳情報核〉（1951 年 8 月 1 日），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檔號：39_017.4_3815_5_49。海軍總部，〈電復調查黃開元不法一案謹請鑒核〉（1951 年 8 月 30 日），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檔號：39_017.4_3815_5_50。

84 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 3212 天〉，頁 41。

85 〈中訓艦中校艦長曾耀華〉，收於戒嚴時期海軍蒙冤退役袍澤聯誼會編，〈中華民國海軍蒙冤退役袍澤蒙冤事實陳述書彙編〉；實引自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典藏編號：001035（頁 23）。網址：<http://ndweb.iis.sinica.edu.tw/TWM/Public/content/story/collectable.jsp?pk=1035>。

來到臺灣後，凡是經「三樓」被送往鳳山招待所的海軍官兵，也有多人心灰意冷，日後申請退役，甚至設法離開臺灣。如胡子丹就曾感嘆道：

同學中絕大多數都是單身漢，家陷大陸。沒想到，滿腔熱血從軍報國，一到復興基地臺灣，卻被特務抓了來，難怪怨聲載道。即使在九個月後被送去中部「反共先鋒營」感訓而沒有被判刑的人，回到了軍中，也是千方百計儘快申請退役，不是上商船，便是遠走高飛去美國、南美，或其他被認為可以「免於恐懼」的自由土地。⁸⁶

至於桂永清手下的情治人員，雖不能謂人人都是惡魔，但當中亦有品行不良，行為暴力者。如兩任隊長董行健與黃開元，也有以手中特權，強迫受難者的配偶提供性服務的傳聞。如受難者胡子丹，回憶起董行健、黃開元時，都說這兩人「壞透了」。⁸⁷ 仇家彪則謂，後來是其中一位受難者的夫人，到臺北攔截蔣介石座車報告後，整起醜聞才曝光。⁸⁸ 此事也在胡子丹的回憶錄中被提及：「總部的情報處的兩任隊長董行健和黃開元，都是桂永清戰幹團的學生，也因為亂抓人，貪汙姦淫，作惡多端，紙包不住火，竟也被判死刑。」⁸⁹ 黃開元與董行健都具有情治人員的身分，出身於陸軍。上述之戰幹團則是國軍訓練政治工作人員的單位。⁹⁰

戰幹團全名為中央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由蔣介石與陳誠擔任團長與副團長。⁹¹ 戰幹團具有強烈的政治目的：與中共爭奪青年學子的認同。畢業自西安戰幹第4團的何智叢回憶，從戰幹團結訓的青年，享有與陸軍官校畢業生同等地位，多被派往國軍擔任政工或是到敵後從事游擊。桂永清擔任教育長的戰幹第1團，被視為戰幹團嫡

86 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 3212 天》，頁 41。

87 許劍虹於臺北市國際翻譯社訪問胡子丹先生，2019 年 2 月 23 日。

88 許劍虹於臺北市民生社區訪問仇家彪先生，2019 年 5 月 28 日。

89 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 3212 天》，頁 41。

90 許劍虹於臺北市民生社區訪問仇家彪先生，2019 年 5 月 28 日。

91 蔣介石，〈戰幹團的使命：中華民國 27 年 6 月 1 日對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講〉，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資料檢索日期：2024 年 10 月 18 日。網址：http://www.ccf.org.tw/cccf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418:0024-5&catid=143&Itemid=256。



系中的嫡系，受到蔣介石與陳誠的特別關照。⁹²除了監控與壓制在敵後活動的共軍外，戰幹團的另一個目的就是搜捕滲透到國軍內部的中共地下黨員，並予以制裁。⁹³

身為桂永清的部下，董行健、黃開元必須獲得長官肯定，自然為此賣力的教訓那些不聽話的海軍官兵。但有些好處是桂永清給不了的，反而要靠非法途徑取得，如威脅某些受害者家屬提供性服務等。黃開元與董行健向受難者家屬要求性服務一事，徐學海表示此事千真萬確。徐學海在太平艦服役期間的副艦長，曾被「三樓」主官栽贓涉入美頌號叛變案而遭關押。副艦長的夫人，最後就是被迫與「三樓」主官發生性關係。雖然徐學海無法確認與副艦長夫人發生性關係的，究竟是黃開元還是董行健，但是他對「三樓」主官的印象極為惡劣。雖然副艦長沒有如傳聞所述，在夫人被汙辱後仍被送到桃仔園槍斃，但夫妻早年的恩愛關係也因此宣告破裂。徐學海認為「三樓」的主官非常缺德。⁹⁴

至於夫人攔截蔣介石座車，控告董行健、黃開元之事，雖未能證明，但可以確定的是，董、黃兩人都沒有逃過被槍決的命運。他們被判處死刑的原因，亦與貪腐有關。董行健以不法手段把持左營軍港沉船打撈業者，從中牟利。案發後爆出其他驚人貪汙黑幕，桂永清下令將他槍斃。⁹⁵黃開元涉入毒品案，甚至與海軍司機同謀，於高雄後勁殺害吞沒贓款的向陽電器廠經理鄒壽良，1954 年被海總軍法審辦，判處死刑。⁹⁶

張明初憶及，桂永清出任總統府參軍長，海軍總司令由馬紀壯擔任，但身為「三樓」主管的黃姓主管（按：黃開元），仍仗著自己是桂永清愛將的身分，不理會馬紀壯的節制。時任海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楊維智少將不懼桂永清權威，率領荷槍實彈的士兵包圍黃開元住所，硬是將這位惡名昭彰的副處長逮捕歸案。⁹⁷至於桂永清對這兩位手下又持何種態度？白恐受難者邱仲明對此有第一手的觀察。邱是隨陳慶堃從江陰突圍的海軍軍官，依常理判斷應非匪諜，但他仍在桂永清的整肅下，於 1949 年被董行健抓到鳳山招待所關

92 許劍虹於新北市訪問何智叢先生，2013 年 1 月 26 日。

93 廖作琦，〈抗戰時期的戰幹團與綏江慘案〉，《傳記文學》，105（6）（2014），頁 32-33。

94 杜正宇、沈天羽、許劍虹於國防部訪問徐學海將軍，2019 年 8 月 20 日。

95 毛扶正等口述，顧超光調查研究撰文，黃旭初主編，《斷訊，無線電信所：解密鳳山招待所》，頁 36。

96 〈高雄謀殺案 三兇手槍決〉，《聯合報》（1954 年 6 月 9 日），第 3 版。報導之黃開元為海軍上校，湖南臨湘人。

97 張明初，《碧海左營心》（臺北：星光，2002），頁 153。

了四個月之久。釋放後，邱仲明在三民主義訓練班受訓時，桂永清曾當面表示已經替他報仇了。所謂報仇，指的就是桂永清下令將董行健槍斃。至於董的死亡，邱認為他是咎由自取，只能用「斂財劫色，無惡不作，罪有應得」12 個字形容。但邱仲明也知道，海軍白色恐怖案的元凶就是桂永清，董行健與黃開元都只是幫凶。所以桂所謂替他報仇的說法，邱認為自相矛盾，令人啼笑皆非。⁹⁸

黃埔軍校第 1 期畢業的桂永清，來臺後引進 13 名幹部組織新「十三太保」。徐學海認為，桂永清此舉是想以極端手段證明自己的能力。但這種拉幫結派的行為，被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知悉後把桂趕出海軍。⁹⁹ 桂永清於 1954 年 7 月 1 日晉升參謀總長，竟在一個多月後的 8 月 12 日宣告死亡。¹⁰⁰ 桂永清的死因，過去有包括謀殺、病亡、自殺等多種說法。如監察院的報告中，孫光炎指出，桂是遭蔣經國派人毒死。¹⁰¹ 國史館的記載則云，桂自言「疾苦不勝，遂以不起」。¹⁰² 但根據本文作者訪問不願具名之海軍人士，海軍資深軍官多流傳，桂永清係畏罪自殺。起因是桂永清的夫人在他擔任總統府參軍長時，曾利用丈夫的職權索賄。此事在桂晉升參謀總長後，東窗事發，讓他遭到蔣介石的嚴厲斥責。此時的桂永清，不但在蔣面前已然失寵，還得面對後起之秀蔣經國的威脅，再加上自身因海軍白恐而樹敵無數，這些壓力都是他自殺的因素。¹⁰³

蔣經國出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試圖掌握三軍情報體系後，為了確保自己權力繼承人的地位，他指派曾為胡宗南將軍掌理軍中政戰工作的趙龍文擔任海軍政治部主任，對海軍情治系統進行整頓。趙為戴笠門下，中日戰爭時也曾在浙江指揮國民抗敵自

98 〈長江突圍英雄的冤獄事件〉，收於戒嚴時期海軍蒙冤退役袍澤聯誼會編，《中華民國海軍蒙冤退役袍澤蒙冤事實陳述書彙編》；實引自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典藏編號：001035（頁 43、44）。資料檢索日期：2024 年 10 月 18 日。網址：<http://ndweb.iis.sinica.edu.tw/TWM/Public/content/story/collectable.jsp?pk=1035>。

99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臺灣地區戒嚴時期 50 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五）》，頁 21-22。

100 〈總統蔣中正親臨致祭前參謀總長桂永清之喪〉（1954 年 8 月 15 日），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00000022P；溫在春、盧龍昌，〈啟封四十年代海軍白色恐怖案〉，頁 141。

101 〈附件 18：孫郭案 36 年至 45 年底紀事總表〉，《調查報告》，監察院全球資訊網，字號：103 國調 0026（2014 年 7 月 24 日審議），頁 59、61。資料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27 日。網址：<https://www.cy.gov.tw/CyBsBoxContent.aspx?n=133&s=2787>。

102 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五輯）》（臺北：國史館，1991），頁 197。

103 左營眷村耆老吳忠誠先生認為，桂永清自殺是最多海軍同袍相信的說法。因為他殺孽太重。他還聽過一說，曾有現役軍人持手槍翻牆進入（左營總司令公館）行刺，桂穿著內衣褲逃到大水溝橋下躲藏，行刺者被憲兵擊斃，桂逃過一劫。這故事可能是白色恐怖被害人編出來的，目的可能只是出口怨氣。吳忠誠相信桂因其妻在牌桌上賣官鬻爵，被人全盤證據提供蔣總統，蔣召見他，並用給他看資料，叫他自己看著辦，當夜桂永清就服藥自盡。杜正宇以通訊軟體訪談吳忠誠先生，2024 年 10 月 5 日。

衛團第 1 支隊。¹⁰⁴ 蔣經國找趙龍文出任海軍總部政治部主任，主要任務就是粉碎桂永清在海軍的勢力。因此，才會有諸多檢舉桂永清的情事發生。¹⁰⁵ 隨著 1954 年桂永清的離世，「三樓」逐漸失去作用，但鳳山招待所依然存在。只是鳳山招待所裡的海軍「貴賓」減少，換來的卻是被捲入孫立人案的陸軍受難者。¹⁰⁶ 趙龍文則在結束任務後，於 1956 年出任中央警官學校校長。¹⁰⁷

部分曾拘押於「三樓」的受害者，卻未因「三樓」的終結而重獲自由。如胡子丹從被送入「三樓」那天開始算起，到離開綠島為止，他一共被關了十年又三個月。重獲自由的那一刻，桂永清已經過世五年，董行健與黃開元也都不在人世，胡子丹根本討不回屬於自己的公道。他強調：

亂抓亂整亂殺人！我們在江陰受訓時，是嚴格的日本式軍事管理；青島中央海軍訓練團陸訓及艦訓時，百分之百的美式教育；從不曾在精神上、肉體上被虐待過。一向被尊重慣了，這一兩年在軍艦上正式服役，更是自由自在，長官士兵間彼此相處好像一家人。想不到，一剎間，被「陸軍」騙來「三樓」，被衛兵押囚。世事變換，本如泡影，這好比一齣戲，更像在夢中看戲。¹⁰⁸

伍、結論

發生於 1949 年到 1954 年的海軍白色恐怖案，稱得上是中華民國海軍史上一段最慘澹的歲月。千餘名滿懷愛國熱誠、保衛海疆而投身軍旅的青年軍官，在桂永清的肅清下或被殺害，或被投入大牢。輕者如左營「三樓」的審訊和拘留，重者則送至鳳山招待所

104 胡故上將宗南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纂，胡為真修訂，《令人懷念的胡宗南將軍》（臺北：臺灣商務，2014），頁 159。楊渡，《紅雲：嚴秀峰傳》（臺北：南方家園，2011），頁 153-155。毛扶正等口述，顧超光調查研究撰文，黃旭初主編，《斷訊，無線電信所：解密鳳山招待所》，頁 38。

105 陳鴻獻，〈1950 年代初期國軍政工制度的重建〉，《國史館館刊》，42（2014），頁 74。

106 陸軍軍官受難情形，參見毛扶正等口述，顧超光調查研究撰文，黃旭初主編，《斷訊，無線電信所：解密鳳山招待所》，頁 39-41。

107 〈趙龍文繼任 中央警校校長〉，《聯合報》（1956 年 4 月 8 日），第 3 版。

108 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 3212 天》，頁 43。

或反共先鋒營。

左營大路「三樓」竣工於 1931 年，由黃查某、詹瑞恭、卓樹林與吳香四人集資興建。二、三樓開設「蓬萊閣」酒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蓬萊閣曾一度被日本海軍徵用為慰安場所。戰後 1946 年由黃查某的兒子黃進發全數購買，成為這座五連棟建築的唯一屋主。黃後來將「蓬萊閣」改為「三樓冰茶室」，顧客以外省人居多。「三樓」鄰近海軍軍區，又位於交通要道，往來便利；加上租用前的顧客亦多海軍人員，為人熟知，易於在徵詢場地時被納入考量。

約 1949 年 8 月至 1952 年 11 月前租用「三樓」的單位為海軍總部四組所屬的臺灣工作隊，該地性質為集中管理、訊問嫌犯和轉運他地的交通站。1952 年 11 月至 1954 年 3 月租用「三樓」的單位為海軍偵查臺。初期作為辦公室，後期則為該臺官兵 20 餘人之宿舍。「三樓」的加害者為桂永清治下的情治系統，造惡者以楊大猷、董行健、黃開元最常為人提起，董、黃兩人更是眾人謾罵的主要對象。兩人的下場均遭槍決。

度過了白色歲月，直至今日，「三樓」依然聳立在左營大路上。雖然這棟建築物象徵的是那一代海軍人不堪回首的悲傷往事，但它的存在，更將警惕現在與未來的執政者不再重蹈覆轍，具有不可取代的歷史意義。



參考書目／

一、檔案、史料

(一) 國軍史政檔案

海軍總部 (1951 年 1 月 20 日) , 〈一、(40) 枝秀丙字第 237 號代電奉悉二、查本部政治部一至十七保防組台灣工作隊及調查室偵察組偵察台等單位槍枝均由本組統領配發使用三、本組所領槍枝號碼清冊業於卅九年九月廿一日操遠字第 940 號代電彙報在案四、特電請查照〉, 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 檔號: 39_780_3815-2_1_43。

海軍總部 (1951 年 1 月 27 日) , 〈為檢發董行健貪防判決正本一份由〉, 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 檔號: 39_628.4_4022_1_22。

海軍總部 (1951 年 1 月 31 日) , 〈核頒楊大猷等勳獎由〉, 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 檔號: 38_341.11_3010-12_7_3。

海軍總部 (1951 年 8 月 1 日) , 〈一.40 詮諍字第 0549 號密電計達 二.關於貴部台灣工作隊隊長黃開元不法嫌疑一案三.希速將調查詳情報核〉, 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 檔號: 39_017.4_3815_5_49。

海軍總部 (1951 年 8 月 30 日) , 〈電復調查黃開元不法一案謹請鑒核〉, 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 檔號: 39_017.4_3815_5_50。

海軍總部 (1952 年 12 月 10 日) , 〈一.貴組林監察官眷村留交本部調查關於本部前四組組長楊大猷貪污瀆職部份經查各節案情均為民國三十七、三十八兩年所為.其案內容沒阮誠草積餘金及重領薪餉遲發三個月等因阮員於卅七年移交楊大猷全部賬冊及情報處卅七年六、七兩月份官兵薪餉證明冊等.經調閱原) , 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 檔號: 39_017.4_3815_1_55。

海軍總部 (1953 年 2 月 3 日) , 〈電請發給左營大街 142 號三樓租金由〉, 國軍史政檔案影像系統檔號: 39_903.5_3815-5_9_35。

海軍總部 (1953 年 4 月 1 日) , 〈呈報左營大街 142 號三樓租金案已轉發檢呈支出計算表三份起鑒核由〉, 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 檔號: 39_903.5_3815-5_2_63。

海軍總部 (1953 年 4 月 25 日) , 〈呈報左營大街 142 號三樓租金案已轉交檢呈支出計算表三份起鑒核由〉, 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 檔號: 39_903.5_3815-5_2_64。

海軍總部 (1954 年 2 月 1 日) , 〈為請遵批分配偵察台官兵宿舍希查照惠辦並復由〉, 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 檔號: 39_903.5_3815-5_9_47。

海軍總部 (1954 年 3 月 11 日) , 〈左營大街 142 號三樓宿舍應予退租由〉, 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 檔號: 39_903.5_3815-5_9_49。

海軍總部 (1954 年 3 月 31 日) , 〈為左營大街 142 號三樓宿舍退租遺留建築物處理情形請核示〉, 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 檔號: 39_903.5_3815-5_9_50_00031798。

海軍總部 (1954 年 4 月 14 日) , 〈為左營大街 142 號三樓宿舍退租遺留建築物處理情形請核示〉, 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 檔號: 39_903.5_3815-5_9_51。

海軍總部 (1954 年 6 月 28 日) , 〈檢呈偵察台承租左營大街 142 號樓房租金計算表二份據請核備由〉, 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 檔號: 39_903.5_3815-5_9_57。

國防部 (1950 年 12 月 24 日) , 〈為本部最先後破匪中央政治局社會部潛台組織鄭臣嚴陸效文兩案有功人員楊大猷等請從優獎?由〉, 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 檔號: 40_341.1_3815_1_3。

國防部軍法局（1952年7月），〈為查報楊大猷等現職情形請鑒核〉，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檔號：40_1571.3_2641_1_24。

（二）國史館

〈總統蔣中正親臨致祭前參謀總長桂永清之喪〉（1954年8月15日），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00000022P。
國史館編（1991），《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五輯）》。臺北：國史館。

（三）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國防部海軍總司令部（1949年10月7日至1955年1月13日），〈沈彝懋、張德生等叛亂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案編號：A305410000C/0038/1571/01。
國防部海軍總司令部（1949年10月20日至1953年8月11日），〈毛卻非等叛亂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案編號：A305410000C/0038/1571/04。
國防部海軍總司令部（1950年9月1日至1975年7月11日），〈陳明誠、胡子丹、李鵬、王永久、鄺益昆等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案編號：A305410000C/0039/1571/06。

（四）其他

〈附件 18：孫郭案 36 年至 45 年底紀事總表〉，《調查報告》，監察院全球資訊網，字號：103 國調 0026（2014 年 7 月 24 日審議），頁 59、61。資料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27 日。網址：<https://www.cy.gov.tw/CyBsBoxContent.aspx?n=133&s=2787>。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98），《臺灣地區戒嚴時期 50 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五）》。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二、專書、報告書

仇家彪（2011），《血歷史：從英國海軍到孫運璿的英文顧問之路》。臺北：獨立作家。
毛扶正等口述，顧超光調查研究撰文，黃旭初主編（2015），《斷訊，無線電信所：解密鳳山招待所》。高雄：高雄市歷史博物館；春暉。
局外人（2013），《戴笠與十三太保》。臺北：獨立作家。
沈天羽（2011），《海軍軍官教育 140 年》（下冊）。臺北：海軍司令部。
社團法人高雄市舊城文化協會（2020），〈左營三樓冰茶室建築基礎調查計畫報告書〉。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委託。
胡子丹（2009），《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 3212 天》。臺北：國際文化。
胡子丹（2018），《活著真好：胡子丹回憶錄》。臺北：國際文化。
胡故上將宗南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纂，胡為真修訂（2014），《令人懷念的胡宗南將軍》。臺北：臺灣商務。
張明初（2002），《碧海左營心》。臺北：星光。
張維修計畫主持（2015），〈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蹟點調查案（口述歷史、現況基礎資料及人權地圖建置）總結報告書〉。臺北：國家人權博物館委託。
許瑞浩、陳世宏（2011），《大風將軍：郭宗清先生訪談錄（上）》。臺北：國史館。
陸寶千、官曼莉（1990），《鄭天杰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楊渡（2011），《紅雲：嚴秀峰傳》。臺北：南方家園。



三、期刊或專書論文、學位論文、演講

曹欽榮採訪、修稿·林芳微、蔡宏明、曹欽榮轉稿，〈烽火中的家——毛扶正訪談紀錄（上）〉（2014），收於毛扶正等，

《看到陽光的時候：白色恐怖受難文集 第二輯》，頁 9-49。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姚開陽（2020），〈1949 年中華民國海軍艦艇叛變原因〉，《國史館館刊》，64，頁 79-110。

張力（2017），〈追擊「重慶艦」〉，收於麥勁生編，《近代中國海防史新論》，頁 372-395。香港：三聯書店。

張力（2019 年 5 月 16 日），「海軍與 1949 年國共戰爭」演講。主辦：國史館；地點：國史館 4 樓大禮堂。網址：

<https://onlinecourses.drnh.gov.tw/News/Detail?NewsId=683899f9-fa9e-4691-8436-4a2fdd801f3c>。

郭冠佑（2018），《記憶與真實：抗戰到內戰時期處於夾縫中的基層偽軍口述歷史之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

陳瑞琪、潘宗億（2018），〈「綠島監獄島」之記憶空間變遷探討〉，《臺灣文獻》，69（4），頁 133-168。

陳鴻獻（2014），〈1950 年代初期國軍政工制度的重建〉，《國史館館刊》，42，頁 63-87。

楊翠（2006），〈女性與白色恐怖政治事件〉，收於陳志龍、邱榮舉、倪子修總編輯，《臺灣人權與政治事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11-452。臺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蘇瑞鏘（2019），〈戰後臺灣白色恐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26（3），頁 139-180。

蘇慶軒、張維修（2024），〈臺灣威權統治時期調查局安康接待室的設置與運作（1974-1987）〉，《國史館館刊》，82，頁 147-206。

四、報導（依時序排列）

〈高雄謀殺案 三兇手槍決〉（1954 年 6 月 9 日），《聯合報》，第 3 版。

〈趙龍文繼任 中央警校校長〉（1956 年 4 月 8 日），《聯合報》，第 3 版。

徐學海（2017），〈海軍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案始末（下）〉，《傳記文學》，110（2），頁 74。

溫在春、盧龍昌（2018），〈啟封四十年代海軍白色恐怖案〉，《大海洋詩雜誌》，98，頁 138-140。

廖作琦（2014），〈抗戰時期的戰幹團與綏江慘案〉，《傳記文學》，105（6），頁 32-33。

五、口述訪談（依時序排列）

許劍虹於新北市訪問何智叢先生，2013 年 1 月 26 日。

許劍虹於臺北市國際翻譯社訪問胡子丹先生，2019 年 2 月 23 日。

許劍虹於臺北市大安社區訪問陳降任先生，2019 年 5 月 18 日。

許劍虹於臺北市民生社區訪問仇家彪先生，2019 年 5 月 28 日。

杜正宇、沈天羽、許劍虹於國防部訪問徐學海將軍，2019 年 8 月 20 日。

杜正宇於楠梓吳宅訪問吳登波先生，2020 年 9 月 29 日。

杜正宇透過通訊軟體訪談廖德宗先生，2020 年 10 月 2 日。

杜正宇以通訊軟體訪談吳忠誠先生，2024 年 10 月 5 日。

六、網路資料

〈桃園徐厝 曾經的秘密監獄〉。資料檢索日期：2025 年 2 月 1 日。網址：<https://vocus.cc/article/647aa098fd89780001e805f7>。

「2011 綠島·和平·對話」網站。網址：<https://2011greenisland.wordpress.com/>。

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網址：<https://ndweb.iis.sinica.edu.tw/TWM/Public/index.html>。

國防部·〈建軍歷史〉·《國防部網站》。資料檢索日期：2024 年 10 月 18 日。網址：https://navy.mnd.gov.tw/AboutUs/About_Info.aspx?ID=11&CID=30002。

蔣介石·〈戰幹團的使命：中華民國 27 年 6 月 1 日對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講〉·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資料檢索日期：2024 年 10 月 18 日。網址：http://www.ccf.org.tw/ccf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418:0024-5&catid=143&Itemid=256。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